

麦克佩斯

剧中人物

邓根 苏格兰国王

玛尔康 }
唐纳本 } 邓根之子

麦克佩斯 }
班戈 } 苏格兰军中大将

迈克特夫 }
凌诺克斯 }
洛斯 }
孟底士 }
安格斯 }
凯士纳斯 } 苏格兰贵族

弗利安斯 班戈之子

薛华特 诺登勃兰伯爵，英国军中大将

小薛华特 薛华特之子

西登 麦克佩斯的侍臣

迈克特夫的幼子

—英国医生

—苏格兰医生

—军曹

—司阍

—老翁

麦克佩斯夫人

迈克特夫夫人

麦克佩斯夫人的侍女

赫凯提及三女巫

贵族，绅士，将领，兵士，刺客，侍从及使者等

班戈的鬼魂及其他幽灵等

地 点

苏格兰；英国

第一幕

第一场 荒野

雷电。三女巫上。

女巫甲 何时姊妹再相逢，
雷电轰轰雨蒙蒙？

女巫乙 且等烽烟静四陲，
败军高奏凯歌回。

女巫丙 半山夕照尚含辉。

女巫甲 何处相逢？

女巫乙 荒野遇。

女巫丙 麦克佩斯由此去。

三女巫 （合）美即丑恶丑即美，
翱翔毒雾妖云里。（同下）

第二场 福累斯附近的营地

内号角声。邓根王，玛尔康，唐纳本，凌诺克斯及侍从等上，
与一流血之军曹相遇。

邓 根 那个流血的人是谁？看他的样子，也许可以向我们报告关于
乱事的最近的消息。

玛尔康 这就是那个奋勇苦战帮助我冲出敌人重围的军曹。祝福，勇
敢的朋友！把你离开战场以前的战况报告王上。

军 曹 双方还在胜负未决之中；正像两个精疲力竭的游泳者，彼此
扭成一团，显不出他们的本领来。那残暴的麦克唐华特不愧
为一个叛徒，因为无数奸恶的天性都丛集于他的一身；他已
经徵调了西方各岛上的轻重步兵，命运也好像一个娼妓一
样，有意向叛徒卖弄风情，助长他的罪恶的气焰。可是这一

一切都无能为力，因为英勇的麦克佩斯不以命运的喜怒为意，挥舞着他的血腥的宝剑，一路砍杀过去，直到了那奴才的面前，也不打一句话，就挺剑从他的肚脐上刺了进去，把他的胸膛划破，一直划到下巴上；他的头已经割下来挂在我们的城楼上了。

邓 根 啊，英勇的表弟！尊贵的壮士！

军 曹 天有不测风云，我们正在兴高彩烈的时候，却又遭遇了重大的打击。听着，陛下，听着：当正义凭着勇气的威力，正在驱逐敌军向后溃退的时候，挪威国君看见有机可乘，调了一批甲械精良的生力部队又向我们开始一次新的猛攻。

邓 根 我们的将军们，麦克佩斯和班戈有没有因此而气馁？

军 曹 是的，要是麻雀能使怒鹰退却，兔子能把雄狮吓走的话。实实在在地说，他们就像两尊巨炮，满装着双倍火力的炮弹，愈发愈猛地向敌人射击；瞧他们的神气，好像拼着浴血负创，非让尸骸铺满了原野，决不罢手似的。可是我的气力已经不济了，我的伤口需要医治。

邓 根 你的叙述和你的伤口一样，都表现出一个战士的精神。来，把他送到军医那儿去。（侍从扶军曹下）
洛斯上。

邓 根 谁来啦？

玛尔康 尊贵的洛斯爵士。

凌诺克斯 他的眼睛里露出多么慌张的神色！好像要说些什么古怪的事情似的。

洛 斯 上帝保佑吾王！

邓 根 爵士，你从什么地方来？

洛 斯 从费辅来，陛下；挪威的旌旗在那边的天空招展，把一阵寒风搨进了我们人民的心里。挪威国君亲自率领了大队人马，靠着那个最奸恶的叛徒考特爵士的帮助，开始了一场惨酷的

血战；直到麦克佩斯擐甲而前，和他奋勇交锋，方才挫折了他的傲气；胜利终于属我们所有。——

邓 根 好大的幸运！

洛 斯 现在史威诺，挪威的国王，已经向我们求和了；我们责令他在圣戈姆小岛上缴纳一万块钱充入我们的国库，否则不让他把战死的将士埋葬。

邓 根 我们不能再让考特爵士泄漏我们的秘密。把他立刻宣布死刑，他的原来的爵位移赠麦克佩斯。

洛 斯 我就去执行陛下的旨意。

邓 根 他所失去的，也就是尊贵的麦克佩斯所得到的。（同下）

第三场 荒野

雷鸣。三女巫上。

女巫甲 妹妹，你从哪儿来？

女巫乙 我刚杀了猪来。

女巫丙 姊姊，你从哪儿来？

女巫甲 一个水手的妻子坐在那儿吃栗子，啃呀啃呀啃呀地啃着。“给我，”我说。“滚开，女巫！”这个吃人家剩下来的肉皮肉骨的贱人喊起来了。她的丈夫是“猛虎号”的船长，到哀勒坡去了；可是我要坐在一张筛子里追上他去，像一头没有尾巴的老鼠，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女巫乙 我助你一阵风。

女巫甲 感谢你的神通。

女巫丙 我也助你一阵风。

女巫甲 驾风直到海西东。

女巫甲 驾风直到海西东。

到处狂风吹海立，
浪打行船无休息，

终朝终夜不得安，
骨瘦如柴血色干；
年年辛苦月月劳，
气断神疲精力销；
波涛汹涌风浪怒，
一叶飘流无定处。

瞧我有些什么东西？

女巫乙 给我看，给我看。

女巫甲 这是一个在归途覆舟殒命的舵工的拇指。（内鼓声）

女巫丙 鼓！鼓！麦克佩斯来了。

三女巫 （合）手携手，三姊妹，

沧海高山弹指地，

朝飞墓返任游戏。

姊三巡，妹三巡，

三三九转盪方成。

麦克佩斯及班戈上。

麦克佩斯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这样光明的日子。

班 戈 到福累斯还有多少路？这些是什么人，形容这样枯瘦，服装这样怪诞，不像是地上的居民，可是却在地上出现？你们是活人吗？你们能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像你们懂得我的话，每一个人都同时把她满是皱纹的手指按在她的干枯的嘴唇上。你们应当是女人，可是你们的胡须却使我不敢相信你们是女人。

麦克佩斯 你们要是能够讲话，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人？

女巫甲 万福，麦克佩斯！祝福你，葛莱密斯爵士！

女巫乙 万福，麦克佩斯！祝福你，考特爵士！

女巫丙 万福，麦克佩斯！未来的君王！

班 戈 将军，您为什么这样吃惊，好像害怕这种听上去很好的消息

似的？用真理的名义回答我，你们是幻象呢，还果然是像你们所显现的那样的生物？你们向我的高贵的同伴致敬，并且预言他未来的尊荣和远大的希望，使他听得出神；可是你们却没有对对我说一句。要是你们能够洞察时间所播的种子，知道哪一颗会长成，那一颗不会长成，那么请对我说：我既不乞讨你们的恩惠，也不惧怕你们的憎恨。

女巫甲 祝福！

女巫乙 祝福！

女巫丙 祝福！

女巫甲 比麦克佩斯低微，可是你的地位在他之上。

女巫乙 不像麦克佩斯那样幸运，可是比他更有福。

女巫丙 你虽然不是君王，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万福，麦克佩斯和班戈！

女巫甲 班戈和麦克佩斯，万福！

麦克佩斯 且慢，你们这些闪烁其辞的预言者，明白一点告诉我。西纳尔死了以后，我知道我已经晋封为葛莱密斯爵士；可是怎么会做起考特爵士来呢？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他的势力非常煊赫；至于说我是未来的君王，那正像说我是考特爵士一样难于置信。说，你们这种奇怪的消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你们要在这荒凉的旷野里用这种预言式的称呼使我们止步？说，我命令你们。（三女巫隐去）

班戈 水上有泡沫，土地也有泡沫，这些便是大地上的泡沫。她们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麦克佩斯 消失在空气之中，好像是有形体的东西，却像呼吸一样融化在风里去了。我倒希望她们再多留一会儿。

班戈 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怪物，果然曾经在这儿出现吗？还是因为我们误食了令人疯狂的草根，已经丧失了我们的理智？

麦克佩斯 您的子孙将要成为国王。

班 戈 您自己将要成为君王。

麦克佩斯 而且还要做考特爵士；她们不是这样说的吗？

班 戈 正是这样说的。谁来啦？

洛斯及安格斯上。

洛 斯 麦克佩斯，王上已经很高兴地接到了你的胜利的消息；当他听见你在这次征讨叛逆的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的勋绩的时候，他简直不知道应当惊异还是应当赞叹，在这两种心理的交相冲突之下，他快乐是说不出话来。他又知道你在同一天之内，又在雄壮的挪威大军的阵地上出现，不因为你自己亲手造成的死亡的惨像而感到些微的恐惧。报信的人像密雷一样接踵而至，异口同声地在他的面前称颂你的保卫祖国的大功。

安格斯 我们奉王上的命令前来，向你传达他的慰劳的诚意；我们的使命只是迎接你回去面谒王上，不是来酬答你的功绩。

洛 斯 为了向你保证他将给你更大的尊荣起见，他叫我替你加上考特爵士的称号；祝福你，最尊贵的爵士！这一个尊号是属于你的了。

班 戈 什么！魔鬼居然会说真话吗？

麦克佩斯 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为什么你们要替我穿上借来的衣服？

安格斯 原来的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可是因为他自取其咎，犯了不赦的重罪，在无情的判决之下，将要失去他的生命。他究竟有没有和挪威人公然联合，或者曾经给叛党秘密的援助，或者同时用这两种手段来图谋颠覆他的祖国，我还不能确实知道；可是他的叛国的重罪，已经由他亲口供认，并且有了事实的证明，使他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麦克佩斯 （旁白）葛莱密斯，考特爵士；最大的尊荣还在后面。（向洛斯、安格斯）谢谢你们的跋涉。（向班戈）她们叫我考特

爵士，果然被她们说中了；您不希望您的子孙将来做君王吗？

班 戈 您要是果然相信了她们的话，也许做了考特爵士以后，还想把王冠攥到手里。可是这种事情很奇怪；魔鬼为了要陷害我们起见，往往故意向我们说真话，在小事情上取得我们的信任，然后在重要的关头我们便会坠入他的圈套。两位大人，让我对你们说句话。

麦克佩斯 （旁白）两句话已经证实，这是我有一天将会跻登王座的幸运的预告。（向洛斯、安格斯）谢谢你们两位。（旁白）这种神奇的启示不会是凶兆，可是也不像是吉兆。假如它是凶兆，为什么用一句灵验的预言，保证我未来的成功呢？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考特爵士了吗？假如它是吉兆，为什么那句话会在我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使我毛发悚然，使我的心全然失去常态，卜卜地跳个不停呢？想像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疑似的猜测之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

班 戈 瞧，我们的同伴想得多么出神。

麦克佩斯 （旁白）要是命运将会使我成为君王，那么也许命运会替我加上王冠，用不着我自己费力。

班 戈 新的尊荣加在他的身上，就像我们穿上新衣服一样，在没有穿惯以前，总觉得有些不大适合身材似的。

麦克佩斯 （旁白）无论事情怎样发生，最难堪的日子也会过去的。

班 戈 尊贵的麦克佩斯，我们在等候着您的意旨。

麦克佩斯 原谅我；我的迟钝的脑筋刚才偶然想起了一些已经忘记了的事情，两位大人，你们的辛苦已经铭刻在我的心版上，我每天都要把它翻开来诵读。让我们到王上那儿去。想一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等我们把一切详细考虑过了以后，再把

各人的心里的意思彼此开始相告吧。

班 戈 很好。

麦克佩斯 现在暂时不必多说。来，朋友们。（同下）

第四场 福累斯；王宫中的一室

喇叭奏花腔。邓根，玛尔康，唐纳本，凌诺克斯及侍从等上。

邓 根 考特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了没有？监刑的人还没有回来吗？

玛尔康 陛下，他们还没有回来；可是我曾经和一个亲眼看见他死的人谈过话，他说他很坦白地供认他的叛逆，请求您宽恕他的罪恶，并且表示深切的悔恨。他的一生行事，从来不曾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值得钦佩；他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抛弃了他的最宝贵的生命，就像它是不足介意的琐屑一样。

邓 根 世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他是我所曾经绝对信任的一个人。

麦克佩斯，班戈，洛斯及安格斯上。

邓 根 啊，贤卿！我的忘恩负义的罪恶，刚才还重压在我的心头。你的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要是它再微小一点，那么也许我可以按照适当的名分，给你应得的感谢和酬劳，现在我只能这样说，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你的伟大的勋绩。

麦克佩斯 为陛下尽忠效命，它的本身就是一种酬报。接受我们的劳力是陛下的名分，我们对于陛下的责任，正像子女和奴仆一样，为了尽我们的敬爱之忱，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应该的。

邓 根 欢迎你回来；我已经开始把你栽培，我要努力使你繁茂。尊贵的班戈，你的功劳也不在他之下，让我把你拥抱在我的心头。

班 戈 要是我能够在陛下的心头生长，那收获是属于陛下的。

邓 根 我的洋溢在心头的盛大的喜乐，想要在悲哀的泪滴里隐藏它自己。吾儿，各位国戚，各位爵士，以及一切最亲近的人，我现在向你们宣布封我的长子玛尔康为肯勃兰亲王，他将来要继承我的王位；不仅是他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光荣，广大的恩宠将要像繁星一样，照耀在每一个有功者的身上。陪我到殷佛纳斯去，让我再叨受一次盛情的招待。

麦克佩斯 这是一个莫大的光荣：让我做一个先驱者，把陛下光降的喜讯先去报告我的妻子知道；现在我就此告辞了。

邓 根 我的尊贵的考特！

麦克佩斯 （旁白）肯勃兰亲王！这是一块横在我的前途的阶石，我必须跳过这地块阶石，否则就要颠仆在它的上面。星星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

（下）

邓 根 真的，尊贵的班戈；他的英勇真是非凡，我已经饱听人家对他的赞美，那对我就像是一桌盛筵。他现在先去预备款待我们了，让我们跟上去。真是一个无比的国戚。（喇叭奏花腔，众下）

第五场 殷佛纳斯；麦克佩斯的城堡

麦克佩斯夫人上，读信。

麦克佩斯夫人 “她们在我胜利的那天迎接我；我从可靠的传说里知道，她们是具有超越凡俗的知识的。当我燃烧着热烈的欲望，想要向她们详细询问的时候，她们已经化为一阵风不见了。我正在惊奇不置，王上的使者就来了，他们都称我为‘考特爵士’；那一个尊号正就是这些神巫用来称呼我的，而且她们还对我作这样的预示，说是‘祝福，未来的君王！’我想我应该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你，我的最亲爱的有福同享的伴侣，好让你不至于因为对于你所将要得到的富贵一无所知，而失

去了你所应该享有的欢欣。把它放在你的心头，再会。”

你现在已经一身兼葛莱密斯和考特两个显爵，将来也会达到预言所告诉你的那样高位。可是我却为你的天性忧虑：它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使你不敢采取最近的捷径；你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你希望用正直的手段，达到你的崇高的企图，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却要作非分的攫夺；你没有事后的追悔，却太多事前的顾忌，赶快回来吧，让我把我的精神倾注在你的耳中；命运和玄奇的力量分明已经准备把黄金的宝冠罩在你的头上，让我用舌尖的勇气，把那阻止你得到那顶王冠的一切障碍驱扫一空吧。

一使者上。

麦克佩斯夫人 你带了些什么消息来？

使 者 王上今晚要到这儿来。

麦克佩斯夫人 你在说疯话吗？主人不是跟他在一起？要是在一起的话，一定会早就通知我们准备准备的。

使 者 禀夫人，这话是真的。我们的爵爷快要来了；我的一个伙伴比他早到了一步，他跑得气都喘不过来，好容易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麦克佩斯夫人 好好看顾他；他带来了重大的消息。（使者下）报告邓根走进我这堡门来送死的乌鸦，它的叫声是嘶哑的。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凝结我的血液，不要让悔恨通过我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来，你们这些杀人的助手，你们无形的躯体散满在空间，到外找寻为非作恶的机会，进入我的妇人的当胸中，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来！阴沉的黑夜，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下的伤口，

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高喊着“住手，住手！”
麦克佩斯上。

麦克佩斯夫人 伟大的葛莱密斯！尊贵的考特！比葛莱密斯更伟大，
比考特更尊贵的未来的统治者！你的信使我飞越蒙昧的现在，
我已经感觉到未来的搏动了。

（麦克佩斯上）

麦克佩斯 我的最亲爱的爱人，邓根今晚要到这儿来。

麦克佩斯夫人 什么时候回去呢？

麦克佩斯 他预备明天回去。

麦克佩斯夫人 啊！太阳永远不会见到那样一个明天。您的脸，我的
爵爷，正像一本书，人们可以从那上面读到奇怪的事情。您要
欺骗世人，必须装出和世人同样的神气；让您的眼睛里，您的
手上，您的舌尖，随处流露着欢迎；让人家瞧您像一朵纯洁的
花朵，可是在花瓣底下却有一条毒蛇潜伏。我们必须准备款待这
位贵宾；您可以把今晚的大事交给我去办；凭此一举，我们今后
就可以永远掌握君临万民的无上权威。

麦克佩斯 我们还要商量商量。

麦克佩斯夫人 泰然自若地抬起您的头来；恐惧往往是误事的根源。
一切都在我的身上。（同下）

第六场 同前；城堡之前

高音笛奏乐。火炬前导；邓根，玛尔康，唐纳本，班戈，凌
诺克斯，迈克特夫，洛斯，安格斯及侍从等上。

邓 根 这座城堡的位置很好；一阵阵温柔的和风轻轻地吹拂着我们
微妙的感觉。

班 戈 这一个夏天的客人，巡礼庙宇的燕子，也在这里筑下了它的
温暖的巢居，这可以证明这里的空气有一种诱人的香味；檐
下梁间，墙头屋角，都是这鸟儿安置它的吊床和摇篮的地方，

凡是它们生息繁殖之处，空气总是很甘美的。

麦克佩斯夫人上。

邓 根 瞧，瞧，我们的尊贵的主妇！到处跟随我们的挚情厚爱，往往使我们窘于致谢。

麦克佩斯夫人 我们的犬马微劳，即使加倍报效，比起陛下赐给我们的深恩广泽来，也还是不足挂齿的；我们只有燃起一瓣心香，为陛下祷祝上苍，报答陛下过去和新近加于我们的荣宠。

邓 根 考特爵士呢？我们想要追在他的前面，趁他没有到家，先替他设筵洗尘；不料他的骑马的本领十分了不得，他的一片忠心使他急如星火，帮助他比我们先到了一步。高贵贤淑的主妇，今天晚上我要做您的宾客了。

麦克佩斯夫人 只要陛下吩咐，您的仆人们随时准备把他们自己和他们所有的一切捐献给陛下之前，抵偿他们对您所负的重债。

邓 根 把您的手给我；领我去见我的主人。我很敬爱他，我还要继续眷顾他。请了，夫人。（同下）

第七场 同前；堡中一室

高音笛奏乐；室中遍燃火炬。一司膳及若干仆人持肴馔食具上，自台前经过。麦克佩斯上。

麦克佩斯 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还是快一点干；要是凭着暗杀的手段，可以攫取美满的结果；要是这一刀砍下去，就可以完成一切，终结一切；要是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跳过时间的浅滩，展开生命的新页。可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往往可以看见冥冥中的裁判；教唆杀人的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把毒药投入酒杯里的人，结果也会自己饮鸩而死。他到这儿来是有两重的信任：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的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自己持刀行刺？而且，这个

邓根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的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怜悯像一个御气而行的天婴，将要把这可憎的行为揭露在每一个人的眼中，使眼泪淹没了天风。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鞭策我前进，可是我的跃跃欲试的野心，却不顾一切地驱着我去冒颠蹶的危险。——

麦克佩斯夫人上。

麦克佩斯 啊！什么消息？

麦克佩斯夫人 他快要吃好了；你为什么跑了出来？

麦克佩斯 他没有问起我？

麦克佩斯夫人 你不知道他问起过你吗？

麦克佩斯 我们还是不要进行这一件事情。他最近给我极大的尊荣；我也好容易从各种人的嘴里博到了无上的美誉，我的名声现在正在发射最灿烂的光彩，不能这么快就把它丢弃了。

麦克佩斯夫人 难道你把自己沉浸在里面的那种希望，只是醉后的妄想吗？它现在从一场睡梦中醒来，因为追悔自己的孟浪，而吓得脸色这样苍白吗？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同样靠不住的东西。你不敢让你在行为和勇气上跟你的欲望一致吗？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随在“我想要”的后面吗？

麦克佩斯 请你不要说了。只要是男子汉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更大的胆量。

麦克佩斯夫人 那么当初是什么畜生使你把这一种企图告诉我呢？

是男子汉应当敢作敢为；要是你敢做你所不能做的事，那才更是一个男子汉。那时候无论时间和地点都不曾给你下手的方便，可是你却居然会决意实现你的愿望；现在你有了大好的机会，你又失去勇气了。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

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他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要是我也像你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的毒手的话。

麦克佩斯 假如我们失败了，——

麦克佩斯夫人 我们失败！只要你集中你的全副勇气，我们决不会失败。邓根赶了这一天辛苦的路程，一定睡得很熟；我再去陪他那两个侍卫饮酒作乐，灌得他们头脑昏沉，记忆化成了一阵烟雾，等他们烂醉如泥，像死猪一样睡去以后，我们不就可以把那毫无防卫的邓根随意摆布了吗？我们不是可以把这一件重大的谋杀罪案，推在他的酒醉的侍卫身上吗？

麦克佩斯 愿你所生育的全是男孩子，因为你的无畏的精神，只应该铸造一些刚强的男性。要是我们在那睡在他寝室的两个人身上涂抹一些血迹，而且就用他们的刀子，人家会不会相信真是他们干下的事？

麦克佩斯夫人 等他的死讯传出以后，我们就假意装出号啕痛哭的样子，这样还有谁敢不相信？

麦克佩斯 我的决心已定，我要用全身的力量，去干这件惊人的举动。去，有最美妙的外表把人们的耳目欺骗；奸诈的心必须罩上虚伪的笑脸。（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殷佛纳斯；堡中庭院

班戈及弗利安斯上，一仆人执火炬前行。

班 戈 孩子，夜已经过了几更了？

弗利安斯 月亮已经下去；我还没有听见打钟。

班 戈 月亮是在十二点钟下去的。

弗利安斯 我想它要到十二点钟以后方才下去呢？父亲。

班 戈 把我的剑拿着。天上也讲究节俭，把灯烛一起熄灭了。把那个也拿着。催人入睡的疲倦，像沉重的铅块一样压在我的身上，可是我却一点也不想睡。慈悲的神明！抑制那些罪恶的思想，不要让它们潜入我的睡梦之中。

麦克佩斯上，一仆人执火炬随上。

班 戈 把我的剑给我。——那边是谁？

麦克佩斯 一个朋友。

班 戈 什么，爵爷！还没有安息吗？王上已经睡了；他今天非常高兴，赏了你家仆人许多东西。这一颗金刚钻是他送给尊夫人的，他称她为最殷勤的主妇。无限的愉快笼罩着他的全身。

麦克佩斯 我们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恐怕有许多招待不周的地方。

班 戈 好说好说。昨天晚上我梦见那三个女巫；她们对您所讲的话有几分应验。

麦克佩斯 我没有想到她们；可是等我们有了工夫，不妨谈谈那件事，要是您愿意的话。

班 戈 悉如尊命。

麦克佩斯 您听从了我的话，包您有一笔富贵到手。

班 戈 为了觊觎富贵而丧失荣誉的事，我是不干的；要是您有什么见教，只要不毁坏我的清白的忠诚，我都愿意接受。

麦克佩斯 那么慢慢再说，请安息吧。

班 戈 谢谢；您也可以安息啦。（班戈、弗利安斯同下）

麦克佩斯 去对太太说要是我的酒预备好了，请她打一下钟。你去睡吧。（仆下）在我面前摇晃着，它的柄对着的我手的，不是一把刀子吗？来，让我抓住你。我抓不到你，可是仍旧看见你，不祥的幻象，你只是一件可视不可触的东西吗？或者你不过是一把想像中的刀子，从谄热的脑筋里发出来的虚妄的疑为“异爰”？我仍旧看见你，你的形状正像我现在拔出的这